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本刊主编:姜锦铭 强晓玲
值班责编:吉玲 刘梦妮 刘小草 雷琨 实习生 方宁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 电话:(010)88051377



让听障孩子都能用手语读《论语》诵唐诗

《中华手语大系(视听版)》主编、我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郑璇教授:我的心愿是让手语“出圈”

本报记者雷琨



▲我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郑璇。受访者供图



▲《中华手语大系(视听版)》(第一辑)。

“太累了,下一本做不动了!”说这话的时候,郑璇有点脱力似的,把肩膀靠在了咖啡厅的木头椅背上,流露出带点孩子气的苦笑。在3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,她始终字正腔圆、肩平颈直,这是唯一一次,郑璇一直温柔软糯的语气加重了些,保持端正的坐姿短暂地“懈”了下来。
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璇头顶着许多光环:我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、2018年度“最美教师”……但郑璇不想谈这些,本次采访的主题,和郑璇感慨“太累了”的原因,都是她主编的这套书——《中华手语大系(视听版)》(第一辑)。

“第一辑一共三个分册——‘手语说汉字’‘手语读《论语》’‘手语诵唐诗’,选目都比较基础,算是入门级别的读物。不少社会聋人的口语和阅读能力不太高,但他们也有习得传统文化的需求,希望我们这套书可以提供一个窗口,也可以作为聋人学校的教辅读物,给听障的孩子多一种学习资源。”谈起出版这套书的目的,郑璇讲得平静实在。

但实际上,这不是个“小目标”。我国有2700多万听障人士,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要靠手语交流表达,获取知识,而市面上针对这一群体的手语书籍凤毛麟角,手语聋人的学习渠道相当有限。郑璇曾经参与过高校听障生单考单招试卷的出题工作,来考试的聋人都是高中毕业生,但给“离离原上草”填下半句这种难度的试题,答不出来的人不在少数。

所以,通过《中华手语大系》,郑璇尝试着,用文字介绍加手语视频的形式,为读者讲“一二三”的甲骨文字形和日常用法;讲“学而时习之”的意义和手语打法;讲“床前明月光”的意象和手语……这种尝试几乎是在填补一片空白。

郑璇心里还存着更宏大的目标,希望手语能摆脱“小众语言”的刻板印象,通过各种形式拥抱主流文化,让聋人自然而然地用它,听人(听力健全的简称,也称为健听人)大大方方地学它,让手语“出圈”,和其他语言一样,成为平等表达和自由交流的工具。

本轮疫情之前,这套书、这个目标“牵”着郑璇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汉几个地方来回跑,占据了她去年大半的业余时间。为之忙碌的,不止她一个。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丽华、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张雪莉、武汉大学文学院教师陈练文、南京市聋人学校校长陈源清……都是《中华手语大系》编创团队的成员,他们如手艺人一般,一字一句一韵脚,加上一个个手语动作,“抠”出了最后的成果。

郑璇的描述让记者想起电影《编舟记》的情节:一家出版社,几代编辑,一个词条注释,“磨”出一本词典《大渡海》。郑璇没看过这部电影,自谦较之大部头的词典,他们造出的只是小小的一叶舟楫,搭载人数有限的渡客。但既然要“渡人”,那么无论“造大船”还是“雕小舟”,都得对自己的手艺负责才行……

“蓝图”

《中华手语大系》源于郑璇和张雪莉之间一通久违的电话。

同为复旦博士,又都是中文系学生,两人读书时就是闺蜜。在张雪莉眼中,郑璇不是“残疾人励志典范”,只是个善良又真诚的朋友,一个浪漫又执着的文艺青年。郑璇痴迷舞蹈,张雪莉是越剧小生,她们搭档演出,也一起看演出。张雪莉觉得,对文学和舞蹈,郑璇带着近乎孩子气的赤诚,“有点一根筋,她喜欢的作品就要拉你看完,不看完不行,还想听你说好。”

博士毕业,郑璇在重庆师范大学开启了她的特殊教育生涯,随后又登上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台,把她的赤诚转移到聋人教育和手语研究上。而张雪莉成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,一对搭档各自登上全新的舞台。

时隔多年再联系上,张雪莉把一套传统文化儿童读本作为礼物与闺蜜分享,看完后,郑璇直言不讳:“这套书好深奥,选目就很深。”

“如果换你来做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,你会怎么做?”张雪莉问郑璇。

“如果让我来,”郑璇答,“我想给聋人孩子做一套手语书。”放下电话,在郑璇脑海里盘旋许久的设想再也关不住了。

如果做这套书,一定要有唐诗。两岁那年,郑璇被高烧夺去听力,陷入助听器也无法打破的寂静。苦练唇语和发声之余,读诗、写诗成了孤寂包围下的温柔出口。她喜欢《琵琶行》,能背《长恨歌》,9岁那年就有模有样地写下咏萤的诗句:“转瞬不知何处去,星河深处觅踪影。萤火微小,却是无边夜色中的一点光亮,就像诗词虽短,却是人生风浪间的一种慰藉。郑璇渴望让更多听障孩子感受这种慰藉。”

如果做这套书,一定要请专业的听障艺术

家来录制手语讲解视频。郑璇想起了她的湖北老乡邰丽华。邰丽华是以“千手观音”一舞惊人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,郑璇在武汉大学读研期间,经常和邰丽华聊舞蹈,也聊手语的艺术表现力。

如果做这套书,一定要用聋人能够理解、接受的手语打法,把中华传统文化的韵味准确地表现出来。

凭着扎实的语言学专业能力,郑璇很确定,“手语有着人类自然语言所具有的全部潜力”。只要功夫到家,汉字的历史底蕴、《论语》的哲学思辨、唐诗的韵律意象,都可以用手语来诠释。

如果做这套书,一定要请聋人朋友来为手语视频配音朗诵、画插图、完成音频的后期制作……

郑璇想得越来越多,越来越细。这套“不存在”的手语书,成了她心头最放不下的事。老友总是默契,郑璇放不下,张雪莉一样放不下。

“也许我们可以试试,先报个选题?”三个月之后,张雪莉又联系上郑璇。尽管不懂手语,但她相信郑璇的判断,也有编辑的情怀与直觉:出版这套手语书是有意义的!选题通过后,由张雪莉担任责编,《中华手语大系》和郑璇的那些“如果”,拿到了“入场券”。

“选材”

张雪莉总结过她和郑璇在复旦的三年同窗情:“与专业无关,与论文无关,与功利无关。”

从武汉到北京,从求学到教学,郑璇一路都在结交和她同样纯粹的朋友。着手出书时,她首先想到她们。

陈练文是郑璇在武大读研时的同学,如今的武大文学院教师。在郑璇心目中,陈练文是担当选择汉字、解读字形字义,摘选《论语》篇目、撰写译文等重要前期工作的不二人选。

唯一的问题是,一个语言学博士、名校老师,肯不肯挤时间、花心思做一件“基础”到跟学术成果不搭边的事。

“她跟我讲了手语书的设想,问我愿不愿意参与。”接到郑璇的电话,陈练文爽快地答应了,她丝毫不认为老同学的邀请是种“大材小用”。

在正式拿到出版社的“通行证”之前,两个人已经开始商量应该选择哪些汉字、哪些《论语》篇目。《论语》的选目工作是最先完成的,“陈老师帮了好大的忙!”郑璇开心地告诉记者,陈练文的专业和投入,帮她腾出了不少精力。

采访中,听闻老友的称赞,陈练文不愿居功,说起选目的过程,她也描述得轻描淡写,但实际上,每个步骤甚至每个句子单拎出来,都能看见陈练文的心思。

如果你在百度搜索“朽木不可雕也”的下半句,弹出的结果多半是“粪土之墙不可污也”。但在陈练文交给郑璇的初稿里,拼音输入法默认的“朽”,被换成了更生僻的“朽”。那是因为她被选作底本的参考文献,是中华书局出版的,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的《论语译注》。根据杨先生的译注,朽是指一种泥工砌墙用的木把工具,因此从木字旁更准确,至于“朽”,词典上写着,它是“朽”的通假字。

那段时间,陈练文“不管白天晚上,只要不上课,有空就做一点”,还是花了好几个月才磨出两个分册的初稿。2021年4月,郑璇回到复旦大学探望恩师,还特意带上已完成的一小部分,交给张雪莉审看。

读过“手语说汉字”分册的初稿,“较真”的责编张雪莉建议郑璇联系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专家,为字形解说多把一道关。郑璇犯难了,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在学界享有声望,而“我们这个书当时连出版费从哪儿来都还没解决……”她可以找老同学帮忙,但怎么好意思请母

校的师长来做“志愿者”?

张雪莉理解郑璇的难处。《中华手语大系》刚刚过了选题,人力、资金、手语研讨、合作单位……悬而未决的具体环节一大堆,都需要郑璇这个“第一主编”去张罗,她也是个对作品质量要求极高的人。但张雪莉也坚持:“我们都已经这么难了,再把难度提高一点又何妨?”

她们心里都有群假想的读者,就是那些刚开始用手语叩响传统文化宝库大门的孩子,“将来有一天,他们长大了,学习更深入了,发现自己一开始的理解有问题,然后举着我们的书给老师,‘您看,这书上就是这么写的!’”张雪莉描述起想象中的场景,语速都加快了许多。“求教专家不丢人,如果误导了读者,那才真是丢人!”想通了这一点,郑璇鼓起勇气,小心翼翼地措辞,给刘钊教授写了一封电子邮件。没过多久,她收到了回复。

回信中,刘钊教授谦和而坦率。他浏览了初稿,发现了一些汉字解析上的问题,爽快地答应等文稿彻底完成后再统一提意见。邮件内容只有寥寥几行,但刘钊没忘了在信的开头写下:“对您献身特殊教育事业的精神和贡献表示钦佩和敬意。”

“刘老师真的很好!”说到这封信,郑璇一遍遍重复。她表达能力很强,但聊起特别打动她的人和事,反而会有种孩子般的词穷。

因为郑璇的执著和赤诚,来自各个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,不计报酬地慨然应允,为尚在雏形的“小舟”添块良材、加个零件。

邰丽华丝毫不介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郑璇后面,欣然出任这套书的第二主编。在中国残疾人特殊艺术指导中心的支持下,残疾人艺术团的三位骨干演员——听障舞者郭家聚、陈静和祝悦作为手语模特,录制《中华手语大系》的讲解视频。

负责朗诵的“好声音”也找到了。他们分别是“90后”曹青莞和香港浸会大学的古代文学系硕士吉庆澄。曹青莞3岁失聪,但手语、口语俱佳,2008年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参与手语舞蹈的表演,2013年又拿下《超级演说家》的亚军。郑璇坚持力邀这两位听障年轻人来“现身说法”,就是想证明:除了一般意义上的“听”,聋人什么都能做到,包括通过普通话一级甲等考试。

听障插画师、聋人群体里的“手语高手”、有丰富聋人基础教育经验的编辑和顾问团队……听到郑璇描绘的蓝图,了解到她心中的抱负,志同道合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。在《中华手语大系》的开篇,所有人的名字一一在列,排满了三页纸。

“谈钱”

“出一套手语书,谁会买呢?”尽管复旦大学出版社尽力帮助郑璇压缩成本,但她依然要找到合适的资助方,才能覆盖编辑撰录、后期制作和出版发行环节的全部费用。很多商业机构听完郑璇的介绍,从根儿上质疑出书的必要性。

甚至连身边的一些聋人朋友也不理解她,对出这套书和推广手语的执著,“你不用手语,口语也可以啊?”言下之意是,如果听障者能靠口语交流,不用手语不是也挺好吗?

郑璇无奈却并不气馁,她笑着回忆说:“我刚学的时候也一样,一边打手语一边故意大声讲话,生怕别人以为我不会说话。”

对郑璇来说,从心理上彻底接受手语的过程也是她逐渐认同自己聋人身份的过程。对手语日益深入的研究与理解,则让她与自身的听力障碍彻底和解。

没有人是孤岛,2700多万聋人之

中,还有许多要靠手语“冲出孤岛,融入人潮”,郑璇觉得,为之架桥铺舟、开山铺路都有必要,受再多质疑、碰再多钉子,依然必要。

屡战屡败的郑璇会打电话给张雪莉,且商讨且“吐槽”。一筹莫展时,她们甚至开始琢磨,要不俩人一起凑凑,自己把书出了?

好在前方有目标,后方有队友,最终,一家公办特殊教育机构对郑璇用手语普及传统文化的理念非常认同,决定为《中华手语大系》提供资金支持。同时,郑璇当年在重庆共事过的聋人朋友、教过的聋人学生,通过一家科技企业,以不到市场价格一半的费用,承接了手语视频的后期制作业务。

“手工”

回忆起寻找资助的过程,郑璇的语调有些低沉。而一说到用手语译介手语,她的声音还是下意识地扬了上去,眼神也明显地亮了起来。

“翻译肯定会丢失一些东西,我们这次‘手语诵唐诗’部分选了55首诗,都是意象比较具体的。很多表达抽象情感的作品,我们只能割爱。但唐诗的韵味一定不能弄丢。”

从语言学上讲,手语有四大要素,手形、方向、位置和运动,郑璇和她的团队也从这四个要素出发,一点点地尝试如何用“手”捕捉精妙的韵脚、复原动人的韵律。

最直观的,是以手形押韵。郑璇调整坐姿,右手五指张开,比出一个数字5的基本手形。“比如说这个5手形,它既可以表达‘树’的意思,‘郑璇把左手垫在右臂的手肘下面,同时轻轻晃动右手手掌,五指模拟风中的树叶,微微颤动,‘也可以是迷雾。’她双手手掌张开,在眼前晃动。‘还可以是水波。’她把右臂横在胸前往左边推,右手掌心向下。”

在“手语诵唐诗”收录的55首作品里,郑璇通过贾岛的《寻隐者不遇》把手语的妙“玩”到了极致。

“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。”原诗4句20个字,全部被转化为5手形及其变体——除了郑璇演示过的(松)树和缭绕山间的云雾,它还可以按在身前,代表身材矮小的童子;在原手形的基础上弯曲五指,掌心向外,从耳边往前推,就是询问的意思;两手都打出弯曲的5手形,抓住双肩两根“隐形”的背带,又可以指代那位背着竹筐上山采药的隐者师父;最后双手摊开,表情迷茫地摇头耸肩,没有手语基础的人也能看出来,那便是在说“不知道”了。

手语押韵,本来就是罕有前例可供参考的创造。用一个手形构成全诗,难度又在单纯的押韵之上。郑璇告诉记者,“同手形”的创意源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、“现代语言学之父”赵元任先生20世纪30年代写下的一篇同音文——《施氏食狮史》。全文连题目总计一百余字,每个字的普通话发音都是shi。“我试了很多次,最后也只做出了这么一首诗。”郑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,其实这超出了“以诗译诗”的范畴,“更类似于文字游戏”。

“但一个手形就可以完整再现一段情景,这个非常有趣!”郑璇脸上流露出手艺人雕刻出满意作品时的快乐。那段时间,郑璇但凡稍有闲暇,她满脑子都是诗句和手形。

为了让这套书更好地服务于聋校师生,郑璇联系了南京市聋人学校。这座创建于1927年的聋人学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特殊教育学校。“这是好事情啊。”校长陈源清听着郑璇的介绍,连连点头。校方决定提供师资和技术支持。

为保证译文的准确明了,南京聋校多次组织一线教师、资深专家和社会聋人一起参加研讨。讨论会的一张照片上,与会者坐成一圈,原副校长朱菊玲留齐耳短发,穿一件靛蓝色上衣,两只手各比出一个“山”手形,聚精会神地与年轻教师一起琢磨手语动作。

“朱校长已经退休了,还专程赶回学校参加研讨。”郑璇反复对记者说,她本该到南京向这位可敬的聋人教育前辈道谢的。但那段日子,她身在北京,事多人忙,始终没能成行。郑璇还组建了一个小小的“手语指导团”,对各分册的手语讲解进行斟酌和优化。团队成员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聋人教师,对一句古文、一首唐诗的手语阐释,他们根据自身理解各自给出打法,分头私信发给郑璇,再由她优中选优,采撷精华,汇总成最佳的版本。

负责“手语读《论语》”分册手语定稿演示的,是聋人教师杨凌。编辑过程中,她和郑璇一遍遍地用视频形式交流打法,一本书做下来,郑璇随手查了查网盘传输记录,惊讶地发现,“我们光发视频文件,来来回回就有上千次!”

“试水”

2021年8月底,郑璇还扎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摄影棚里,南京聋校突然传来噩耗,老校长朱菊玲因急病去世,“书还未面世,编委会里的那个名字却已经要加上黑框”。

郑璇在朋友圈里发文悼念,那句未能宣之于口的“谢谢”,成了她心底的痛,也成了她必须把《中华手语大系》做好的一个重要理由。

同年9月,成书还没出来,曹青莞和吉庆澄还在录音室,循着古汉语的发音规律,录制“手语诵唐诗”的朗诵音频;《中华手语大系》预售的日子却已在眼前,预售期之内必须达成一定的销售数量。

郑璇和她的编辑团队面临着巨大压力:做得再精心,手语展现得再美,手语书也很难成为刚需。

“会有人来买吗?会有人点击预订吗?”张雪莉说,她能感觉出来,对于这些问题,郑璇和她一样,“没有信心,真的是没有信心”。

“冲销量”的三个月间,郑璇的状态又回到了当初四处跟人“谈钱”的日子,艰难又必须坚持。“预售到800本的时候,实在搞不动了。”

给整个预售带来转机,是郑璇的一位聋人朋友。“他觉得书很实用,就做了两期推荐视频。他的视频受众主要是依靠手语交流的聋人,剩下的书一下子就卖出去了。”

因为严格的审核过程和精细的音视频后期制作耽搁了一段时间,去年12月,《中华手语大系》没能如期问世。

郑璇是个心重的人,她觉得自己“效率还不够高”,才延误了“工期”,有愧于读者。大概也是出于自责,接受记者采访时,郑璇才会负气似的,丢出那句“下一本做不动了”。

“她不会的。”张雪莉最了解自己的闺蜜,如果她是一个能够轻言放弃、说不做就不做的人,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郑璇了。

今年1月,走完最后的出版流程,录完宣传视频,写完各种致敬、鸣谢文章,郑璇终于陪《中华手语大系》走到了读者面前。

许是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攒在一起爆发,这本书正式发售之后,一场感冒让闲不住的郑老师不得不“躺平”了小一个月,等她再拿起手机,满屏都是朋友、学生、学者,甚至陌生读者的“点赞”。

“以后课上再讲古诗文,就有参考资料了!”一位聋校老师发朋友圈说,配图是《中华手语大系》的书影。

5月的全国助残日,一场面向听障者的传统文化经典读书分享活动在武汉举行,推荐阅读书目,也是《中华手语大系》。

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健听人朋友发来了她家小女儿用“手语说汉字”挡着小脸,盘腿坐在茶几上“看书”的照片。朋友告诉郑璇,女儿也是听人,还不识字,但对“手语诵唐诗”的视频很是痴迷,“整天循环播放《悯农》”。朋友因此牢牢掌握了“辛苦”的手语打法。还跟郑璇约好,等疫情缓解,要去旁听她在北师大开设的、每次选课都爆满的手语课。

因为疫情,自从去年咖啡厅一别,记者没能再当面采访到郑璇。有一件事,记者始终没好意思问出口,“下一本手语书,真的不准备出了吗?”直到不久前,记者收到来自郑璇的图片和留言,她策划主编的儿童手语绘本和创新手语课程都已具雏形。

“还是期待着手语‘出圈’吗?”记者问。“期待呀,希望有更多人加入进来一起做。”郑璇的回复后面,跟着一个露出一排大白牙的笑容。(参与采访吴泽运、李思涵)